

成人組・短篇小說類

佳作



吳雁婷

一九九四年生，新北市人。喜歡東跑跑西跳跳。

離家記

北邊的北，難得天晴，山丘靠海，道路蜿蜒，道路狹窄。車多，速度不快，發現那一面牆之後，還來得及挺身，注目，讓視線追隨：右前，右，右後。

水泥牆，白漆底，樸質筆畫繪一帶上下交錯紅黑正三角，其上字跡歪扭：Uninang。擺，布農的？

一看，是加油站附設洗車場。躺回副駕，眼前青山藍海竟也有了花東姿采。途經飯店，在北、在東，臭味相投，以一長列白建築圈圍沙灘如私有。綠底白字告示牌入眼更驚，美崙，花蓮也有美崙，馬家誠國中就讀美崙。

我吁一口氣，把袖子捲上肩頭。

「會熱喔？」姑姑慣用閩南語。

「無，作紀念。」

姑姑想笑了：「曝烏作啥紀念？」

「就是曝烏才有法度作紀念啊。」

後座傳來連串咯咯笑。我聽見獵人吟唱歌聲，kulumahkulumah，像一道清澈的溪水。那是我準備的專輯。在吉他輕快旋律襯托下，這一趟彷彿郊遊。

北邊的北，難得天晴。今天我們去看阿姑。

（阿姑，我是阿淺，我爹爸爸、姑姑猶有三姑來看妳囉。阿嬤忖講我無來過，其實我嘛來過三改左右囉吧。拜四清明，阮有攢一寡點心、飲料來欲予妳食。希望妳佇遐參阿公……希望妳佇遐過了平安、快樂。謝謝。）

阿公墳在下港祖厝彼月，兩年後，阿姑肝癌過身，無墳，一塔位在金寶山。根據阿嬤的消息，如果人家要把祖厝收回去，爸沒有要買的意思。阿嬤說，她和三姑打算一起出錢把它買下。我把採血筆刺進她指尖，咯一聲，阿嬤唉了一下。飯前血糖一五七。祖厝小小，不是人家三合院那種大樣子，是在院埕圍牆外邊，接右廂方向新建的房，我也難辨是水泥抑或是土角厝，外觀和對面百分百的土角厝總之是不大一樣。我們的門也不從院埕那面開。院埕那面，我們是加柱的窗。

連假第一天，爸便開車載我們回下港。原想避開車潮，結果還是花了平常三倍的時間。小轎車在祖厝門前水泥空地停下。車門一開，一車高個兒推推落落，唉聲歎氣，舒緩筋骨。活動完手腳，扛行李、揣點心，我和弟向坐在屋簷下納涼的阿嬤、三姑打招呼。她倆早我們一天下來，把屋子都整理遍了。

「媽，三姊。」懷抱兩大瓶礦泉水走在後頭，我媽也接著叫人。祖厝水總有些濁，二十公里外還有座輕油裂解廠。

我估算一下，覺得傍晚去土地公廟才是好時間，遂賣力在房內消磨光陰，為稍晚

彷彿隨興所至的散步預備充分的動機。期間只聽屋外偶有爸和鄰居叔伯短暫的招呼交談。待日光漸淡，外面也不像有人的聲音，便悠悠晃出小埕，走到百步距離的土地公廟。土地廟座落旱田一角，高度不過二米五，寬可能三尺，其中一半是萬應公祠。每次入廟必得彎腰低頭，很是謙卑的樣子，否則磕得頭疼。

土地公臉小小的，高度還不及我的腰。站在祂面前，微微低下了頭，數個月來翻騰的種種一下子不知道該怎麼說，拜一拜、打聲招呼，就在小廟長凳坐了下來。廟前隔一條水溝有人家畜養十來隻肉牛。見我是生人？牛哞哞。我也分辨不出眼前有沒有上一回見過的。

坐了不曉得有沒有兩刻鐘，涼風吹來了弟。應該是要喚我回去吃飯的，但他也沒什麼好著急，走近了才開口問我在這邊幹嘛。「看牛啊。」弟入廟的時候頭撞好大一下，簡單拜過接著在我身旁坐下，翹腿，掏出手機來滑。

「你有沒有問題要問土地公？」

「沒有啊。」

「問一下嘛。問不用錢。」

弟縮頸起身，長長手指笨拙地夾著筊，嘴唇動一動，擲了一個聖筊。弟轉頭看我。

「要連續三個才有算。」

連續三個聖筊。

「好像很容易象栝耶。」

「不是這樣講。」

「真的，妳問題要問好。正面陳述句。不信我問給妳看。」

「白癡喔，不要玩神明。」

弟不知道怎麼問的，筊落地，一翻，陰筊。他笑笑，拜一拜把筊放回桌頭。沒一會兒換我拿起筊，弟依然滑著手機，沒有抬頭。

遲疑。我不知道該用國語還是閩南語。兒時到姑姑家玩，當姑姑問起吃飯的事情，孩童的我自然以閩南語回應，印象深刻當下弟弟露出驚訝的表情，反射質問：妳幹嘛說臺語？

我幹嘛說臺語，我怎麼知道？在那之後，誰的閩南語都說得不好了。可是這才是下港土地公習慣的語言，為表示誠意，我決定盡力而為。

（土地公祢好，我是許淺，許財進的查某囡，民國八十一年三月十二號出世，這馬蹄佇咧新北市中和區。我有一個……我有一個問題想欲共祢請教。就是講——就是講，）

我發現困難是在於如何定義問題，自己根本還沒想清楚怎麼問，筊就在手上了：

（我有一個恰意的人。）

（伊、伊名字叫做馬家誠。啊是原住民，蹄佇花蓮遐。我想欲共祢請教講，我恰伊敢是正緣？若是，請祢予我三個象栝。）

一面不可思議自己竟會在最後吐出如此正經、如此老派、如此……俗不可耐的字眼，一面就不小心三個象梧了。心裡一下踏實起來，頓時感覺我害怕的根本是沒有拿到象梧。在福德正神三個聖筊面前，定義問題、為關係指出姓名，根本是再無足輕重也沒有的事。

我虔敬地把筊放回桌頭，又連三拜。（謝謝。謝謝土地公。）見弟還低著頭，我問他要走了沒有，太陽低下去之後還真冷。弟點頭，起身，忘記縮頸，又磕碰了一下。翌日下午，大晴。廟簷改磕碰我爸的頭。插香，燒金，看牛。爸問我要不要去考個研究所。

「要讀什麼？」

「都好啊。」

媽摟上我的腰：「翻譯所不錯。」

「翻譯才慘。」

待業近半年以來，爸媽從不催促，他們首次發表意見也就如是點到為止，我很幸運他們待我從容不迫。

真要說，阿嬤才是開始著急的那一個，可能看無查某孫鎮日窩在電腦前變啥物魷，目送我們走出小埕前，還特別吩咐：妳愛恰土地公講——不用聽完也知道是要講什麼，遂應：「我無欲揣頭路啦，哈哈哈哈哈！」直接讓笑聲斬斷她的話尾，豪邁俐落，都忘記壁虎斷了尾巴還是很能跑的，回過頭來好重一口：

「愛揣啊，揣一個較好的。」

祖厝難辨的，對我來說，除了是水泥抑或土角厝之外，就是不時從屋子不知何處發出的生物唧唧聲。我知道那聲音要不是出自壁虎就是出自老鼠，但是光聽叫聲就要辨認來源物種，三姑是可以，我的話就太難了。小時候和大人們提議想學，一個一個都馬虎過去了，不是「學這幹嘛」，就是「呵，就那樣啊」。後來也就只能由不管那是什麼逕自在祖厝，想到的時候，唧唧叫一下。

偶爾，在中和的樓中樓公寓也會聽見這樣的生物叫聲，而我比較願意相信那是壁虎。找，工作當然是有在找的。

只是範圍圈限得窄，機會少，看起來就像沒什麼在動了。已經在南方工作三、四年的朋友也挑明了說：難，如果部落有好的機會，介紹給自己部落的青年都來不及了，何況妳想找的還是社區營造方面的工作。要不，就像那個誰，自己寫計畫、投案子，自己開始做了吧。若不執著於社區工作，國小老師也可以呀，偏鄉很多都嘛開到三招以上，大學畢業就有應徵資格了，妳知道吧。

「不行，老師我當不起。那個誰，她是在哪裡的部落？」

「臺中，快到宜蘭那裡。臺中跟宜蘭有交界妳知道嗎？」

噢，「很厲害耶她。」

「也很辛苦啦，最近跟教會的人很像要再努力一下。」

「她不是本來就跟教會的人認識？我記得她也是教會的？」

「還是會有不同的意見啊，多少都會啦。人嘛。」

「你自己在部落，會覺得是信徒比較好進入社區嗎？」

朋友笑了，臉紅不知道是因為不好意思，還是因為酒：「我真的有考慮過為此信教，後來還是無法，就按照自己的方式吧。主要是有個身分，大家會比較容易知道妳是誰，不然就突然一個人這樣迸出來……像老師也是一個身分啊！可以先從老師開始，大家認識妳了，再慢慢轉做別的。到底有什麼好當不起的？妳大學不是服務性社團也去過偏鄉國小。」

「我沒有信仰啊。要跟學生說這個是對的、那個是錯的，我沒辦法。我覺得怎麼樣都可以。」

「那還有一個辦法，如果妳想在部落生活的話。」

我正仰臉讓台啤堵我的嘴，出不了聲，只能瞅他一眼。

「嫁到部落。」

我倆都露出牙齒，有點玩笑的意思，卻也都知道這是真的。

「可以的話，我也很想啊。」

「很多啊！小島那一個，做母語、做社區也都做得很好啊。」

「那好像直接自己寫計畫、投案子，直接自己開始做就好了吼？」

「還是不大一樣吧！」朋友想一想，又說：「但還是看妳到底是想做社區工作還是在部落生活吧。」

「如果是想做文化傳承相關的事情的話呢？」

「那不一定要在部落也可以吧，做行銷公關、做採訪報導，或是進公部門都行啊。應該還有很多吧。」

朋友把餘下的一口飲盡。

「社區工作是手段，不是目的……其實不管什麼工作都是啦。現在說喜歡、或者是對原住民文化有興趣的人還真的很多吶。為什麼呢，妳覺得？」

後來，我又把範圍放寬了些。

有個不是在部落，但是在花蓮的小企業開出專案經理職缺，我投履歷過去，心想總是能愈搬愈近的。一週後，便依約乘普悠瑪前往花蓮面試。之後，又等結果通知等了一個禮拜。

電話來的時候，我如常在二樓房間變毋知啥物魷，然而這裡收訊極差，為確保重要談話不會中途斷訊，手機鈴聲響起的時候，必須直往阿嬤種樹種草的頂樓加蓋陽臺衝才能有穩定的三到四格訊號。

手機那頭，老板簡單交代過後——

「妳好像沒有很想來嗎？」

突如其來的問題嚇得待業將滿半年的我急忙連聲答應：「沒有沒有沒有……」驚訝、誠懇、慌張，回答的語氣聽起來應該代表，我真的好感謝有這樣的機會吧？笑出幸福的聲音，祈求對方有聽見。掛電話前，又老老實實道了一聲謝，相約一週後，新的月份見。

就這樣，就這樣要朝目標踏進一步了？

成功實在來得太快、太不真實，瞬間竟有種踩空失重的怪異感受。拉了把竹編小凳坐下，身旁綠油油的葉子在陽光下一亮一亮的，頓時感覺自己彷彿已經走到了終點，甚至覺得不去報到都沒有關係了，畢竟殷殷渴盼許久的夢已然實現。不是什麼都還沒做嗎？想著的時候又為此感到無比困惑。

我看著園裡即將告別的樹草，識得的真少。

如果當初要求他們教我分辨的不是唧唧叫，而是園裡或者小埕前的植物品種功效，大人們會願意多說一些嗎？除了曇花、瓠瓜、地瓜葉……阿嬤會挽來煮給我吃的那些，其餘的我是真的都看不懂了。

記得那曇花還曾經讓我榮耀。小學自然課，課本印了曇花的照片，而老師用惋惜包裹驕傲：「現在你們在都市長大，沒吃過曇花了，以前是沒吃過豬也看過豬走路，現在都反過來嘍。」記得我舉手，好得意：「老師，我吃過曇花（連豬走路都看過，阿婆家有養）。」「真的嗎？曇花什麼味道？」「老師，黏黏的，我阿嬤會煮曇花湯。」

還會有那個花粉。」呦。我們微笑，恍若同鄉。

花粉不吃，只是從廚房大鐵盆裡抽出一朵夜裡剛摘下的新鮮曇花掛在床頭實在讓我太快樂了。有月娘伴妳入眠，起床撒一臉黃色粉末又有什麼要緊。

阿嬤說：莫去。花蓮遐邇遠。

我也躊躇囉，明明想花蓮想那麼久，從大三那一年想到現在，有六年了沒有？上一份工作離職也是跟老板說：我想，我想去花蓮生活看看了。躊躇得，幾乎又要去龍山寺拜訪，明明年初才求過一次。（請問觀世音菩薩，我下一份工作的部分……）

猶記得那時和去年年初問感情求到同一支，忍不住向窗口吐訴此事，解籤阿姨聽了，只是說：「我從來沒抽過這支。」然後，阿姨、姊姊解籤道：「祖先庇蔭，按照妳的心。」

我的心。

馬家誠是有語言的人，而且隨著慢慢變熟，願意在我面前自然展露的語言也愈來愈多。不知覺中，我的舌頭沾黏了他的話語，也開始有初識的朋友會猜測我的體內流著那樣的血液。

我沒跟馬家誠說過我去花蓮面試的事。真要說，我們其實根本很少在聯絡。但是每次他要比賽前都會跟我通知，我就有一點把握：欸，我下禮拜四在臺中比賽。欸，我一月三十號在高雄比賽。欸，我四月底在桃園比賽。

好叻好。

加油。

我可以去看嗎？

「欸」沒有問過為什麼都不叫她的名字。我揣摩一下，感覺這就是我們之間特別精妙迷人的地方。比較起來，我寧願馬家誠如此，不用琢磨要不要在我的名字後面加「姊姊」或「老師」。說到底，我也不是。幸好我們真正相熟是在他小學畢業、升上國中之後的事。如果「欸」就是他琢磨過後的決定，更教人高興。

比賽地點在溼冷臺地。循臉書訊息入蛋型體育館，下一層，走弧形的路到會場。會場嗡嗡，夾以金屬重落地聲，電子示意鈴聲，選手威勢喊聲，隊友群起應援叫嚷聲。馬家誠上臺。緊身衣，運動鞋。國三那一年，聽從教練言：高中轉練別的項目較有機會，從此球衣高掛。

我看馬家誠第一次舉重比賽。

我看馬家誠第一次舉重比賽拿第二名。

觀眾席坐久便不覺得突兀了，馬家誠的量級頒獎又過半小時，下一組比賽即將開始，手機嗡嗡低顫，三條臉書訊息像蛇，排排賴在畫面左側：

欸。

第一次第二名啲。

拍張照紀念一下嘛。

於是我們約在選手宿舍前小空地。我站在土褐色建築的轉角，身後水泥圍起土壤植有叢叢矮木。走出宿舍的時候，馬家誠兩肘緊貼身側，雙手插在褲袋，微彎著背，走近了才發現他的頭終於比我高了一些。

站在身旁，馬家誠叔叔說沒想到北部這麼冷，帶來的都短袖短褲，只有一件運動外套可以勉強留住一點溫度。恭喜耶，拿獎牌過生日啊你，最嗨。馬家誠笑彎彎，輕快揚起下頰，旋即又想起什麼似地，把頭低了下去。

「都第二名了，沒有關係吧？」

「太驕傲了，不行。」

勉力維持肅穆的神態，反而襯得他眼角嘴邊的笑意更加活潑，像星火在死灰邊緣微小卻穩定的光亮。我想借一點光，於是微微側過身，這麼一來，不移動腳步也感覺更溫暖一些。看著星火微光，突然就有了撥弄餘燼的念頭。

「還是要慶祝一下吧。」

「用手機嗎？」

馬家誠還想著拍照的事。我微笑不語，朗朗張開雙臂，像畢業典禮上師長會做的那樣。直截到底，就沒有迴避躲閃的必要，畢竟這是一個善意的、溫暖的、大方的、師長式的擁抱。馬家誠迎上前，輕拍他後背的時候，我感覺星火在肩上跳躍。

水滴掉在身上，臺地下雨了。放開手的我們看見彼此臉上最和善溫馨的笑。愈盯著看，最和善溫馨的笑愈是要升起一絲生野的氣味。腥，卻不令人討厭的味道就在我們各自的口腔內濃烈起來，最後終於脹破嘴，同時爆出狂烈的尖笑。

那一瞬間，笑聲爆裂的那一瞬間，我相信自己終於可以停止移動了。不必再乘著普悠瑪奔走於他鄉與他鄉之間——現在，這裡，就是花蓮。

難以辨認。我想我不知道被掩護的究竟是姓名還是目的，但在下雨的臺地，我比較願意相信是前者。就像我們見面從不拍照，就像每年夏天我捲起袖子，要皮膚留下顏色作唯一能帶在身上的紀念。每當他們問起我要去哪，而我說「花蓮」，說的都不是花蓮。花蓮是馬家誠。部落是馬家誠。家是馬家誠。

我（在這裡）抵達花蓮。我（在這裡）回到了家。

雨勢真的大了，我們躲到屋簷下。應該帶拍立得的，我說。馬家誠拉下外套拉鍊，胸前獎牌圓圓亮亮。手機螢幕上，兩個人簡直就要挨在一起。我想搭上他的肩，此刻卻連用指尖輕觸一下都不敢。

我問馬家誠：高中畢業後，接下來要做什么呀？

馬家誠拉上拉鍊，說他還不知道，不知道畢業後要去臺北讀書還是……「爸爸媽媽希望我去當兵。家裡有哥哥，可是哥哥一個人太辛苦了。」

馬家誠說話的時候，不知從何處傳來了生物的唧唧叫聲，可能自花園，可能自建

築陰暗的角落。

老鼠嗎？

壁虎。馬家誠說。很久沒有看到了吶，老鼠。

也許目的不存在，是以姓名亦不存在——如果以姓名來掩護目的才是真的話。我把三個象梧的意義又重新揣摩過了一遍。

從此，等車都在臺北的火車站。

見普悠瑪車身掛有滴滴水珠，要想：那都是花蓮降的雨。

* 評審評語

本篇以清淡有味的文字，描寫一個女子的心情，無論是對於親情的思慕、對故鄉的思念或者對於愛情的憧憬，作者在各種寫景、寫物、寫人的互動之間，都維持含蓄與自制，讀來有餘韻。缺點是對於臺語文的掌握不夠準確，前後有所出入，可再斟酌。

——陳雪

* 得獎感言

是因為在二〇一七年春天參加阿里山文學營，於創作坊以及夜間分享時間，見到同組學員和講師如此認真對待「寫作」這件事，才覺得好像可以再試試看。謝謝新北市文學獎以及阿里山文學營的工作團隊，還有當時散文組的講師與學員們。